



好读书

读好书

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去世—— 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

山东籍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原会长、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王富仁先生因病于2017年5月2日晚7时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王富仁教授是山东高唐人，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方面。1982年，王富仁考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李何林先生门下读博士，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以“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全新视角阐释鲁迅小说，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是中国鲁迅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成果。1984年，王富仁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2003年受聘为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

1981年，纪念鲁迅诞生一百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像鲁迅一样，活得更有意义一些，活得更像一个人。

——王富仁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王得后回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王富仁是那次研讨会唯一一个不是代表而被选中了论文的学者。他的论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由“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学术活动组”从173篇论文中选出，编入《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王富仁也由此成为鲁迅研究界的一颗新星。

在很多学者看来，王富仁当年提出的“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至今仍未过时。“他的鲁迅研究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特别大。他的理论写作思辨性强，思考不断往纵深推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曾去医院探视王富仁，“他依然乐观通达，心底还念着未完成的研究。”

作家马步升是王富仁的学生，他印象里的王富仁口才好、

学问好，是一位好老师。“王老师讲课什么材料都不拿，浩浩荡荡两小时，磕巴都不带打的。”马步升说，王富仁在第一节课的开场白上，这样自我介绍：王富仁，姓王，为富不仁。据说，因为这个名字，王富仁在“文革”期间还被批斗过。不过，学生眼里的他是“有仁，不富”。学者梁鸿曾师从王富仁攻读博士，她回忆，读博期间，她和同学每周去一次王富仁老师家里上课，“说是上课，其实是聊天。说是聊天，又是上课，我们从那长长的对话里所汲取的知识和精神要远远大于书本所学的。我们谈鲁迅，谈文学与生活。他告诉我们，读任何文学作品首先要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才能产生真的理解和认知。”

王富仁推崇鲁迅，写过多部有关鲁迅的著作，他将鲁迅称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而这也更符合他心目中鲁迅的样子。他在

一篇文章里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像鲁迅一样，活得更有意义一些，活得更像一个人。

王富仁坚持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农民知识分子”，“10岁前，我一直生活在高唐县琉璃寺镇前屯村”。王富仁为自己“画”过像，“我不善于交际，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总是感到有些不自在，并且一个乡巴佬进了城，现实生活是城市的，生活习惯是农村的”。王富仁与山东学者多有联系，他对故乡充满了怀念，“一生中无论经历、地位如何变化，我都没有忘记故乡。故乡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影响，造就了我的一生”。在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著名学者、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魏建专门在挽联中评价：杏坛失巨擘，学界损栋梁，一代显学哲人萎。

(本报综合)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

□王富仁



王富仁部分著作：
《先驱者的形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需要鲁迅》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曲鹏
□美编：马晓迪

觉着像踩在棉花包上一样，绵软的，虚烘烘的。中国古代文人写过很多好作品，但他们写的到底与我的实际生活和实际感受有了很大的距离；中国现代文人也有很多好的作品，但他们大都是善变的，读得越多，心里越没有底，有点抓摸不着东西的感觉。当然，鲁迅也没有使我聪明起来。中国当代文化的风云变幻仍然使我像在茫茫暗夜中走路，不知自己的脚将踩在什么上。但鲁迅的书却给了我一点踏实的感觉。记得小时和母亲住在农村一座黑乎乎的土屋中，睡梦中醒来，见母亲还坐在我的身边，心里就感到很踏实，很安全，若是发现身边没有一个醒着的人，心里马上就恐怖起来。别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反正在我的感觉里，鲁迅是一个醒着的人。感到中国还有一个醒着的人，我心里多少感到踏实些，即使对现实的世界仍然是迷蒙的，但到底少了一些恐怖感。中国现当代文人说的多是梦话。梦话也有文学价值，但对我这样一个胆小的人，说梦话的人甚至比不说梦话的人更加可怕。鲁迅之所以在我的心灵中占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大概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由这种感觉，我认为称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更为合适。

有了这么一种想法，才发现鲁迅自己好像也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守夜人的。他曾经说他是徘徊于明暗之间的，这就是说他认为他处的是个文化的暗夜了，在夜间而能够知道自己是在夜间，说明他还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昏睡过去，他自己还是醒着的。醒着做什么呢？开始的时候，他是想“呐喊”几声把人都喊醒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声音不但并不委婉，而且有如怪枭，难得听得近于刺耳，醒了的人非但不以自己的昏睡为可怖，反而厌恶了鲁迅的声音，愤恨于他之扰乱了他们的清梦。鲁迅于是就“彷

徨”起来了。在夜里“彷徨”，别的作用是起不了的，不论鲁迅自觉还是不自觉，他都起了为中国文化守夜的作用。

在夜里，人们是看不清自己面前的路的，有人把鲁迅说成是圣贤，是导师，我有点不信，在留日时期他没有说他以后得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五四时期也没有预见到他后来会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这说明他是摸索着往前走的，是在夜里走路的，他不像在白天走路那样一眼就能看到他走的路的尽头。他连自己的前途都看不清楚，怎么能够当别人的导师呢？怎么能称为“圣人”呢？但是，他还是醒着的，不醒着，是无法走路的，是连“彷徨”也“彷徨”不起来的。他醒着，且“彷徨”着。他是一个夜行者。

按理说，夜行者不会是一个好的行者。夜行者走不了多少路，并且曲曲折折，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后来人把他当一个体育运动员来看待，好像他就是那个时代的竞走冠军，致使有些人愤愤不平起来，丈量来丈量去，发现他没有走出多远的路。实际上，他确实也没有走了多远的路。在那个时候，有的人走到外国去了，有的人走到中国的远古去了，有的人走到了资本主义，有的人走到了共产主义，而他转来转去，还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还是在中国的二三十年代。他关心的是中国那个时候的事，“研究”的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说的是中国那个时代的话，老是在原地打转子，怎么称得上是一个竞走冠军呢？但是，守夜人有守夜人的价值，守夜人的价值是不能用走路的多少来衡量的。在夜里，大家都睡着，他醒着，总算中国文化还没有都睡去。中国还有文化，文化还在中国。我认为，仅此一点，我们就得承认他的价值。当然，在夜里，醒着的也不仅仅是是他一个人，还有其他一些人。但在夜里，

别人都睡了，正是偷东西的好时机。小偷就多了起来。小偷才是夜里最清醒的人，他们比守夜人还要清醒得多，不但睁大着眼睛，而且调动着自己的精明。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一己的私利。在白天，别人都醒着，要把别人的钱物弄到手，就得强取豪夺，就得当强盗。小偷是没有当强盗的勇气的，他得等到夜里，趁别人昏睡的时候，悄悄地跑到人家家里，把人家的钱或财物取了来。既不用花费与这些钱物相当的劳力，也不必像强盗那样冒太大的危险，就把钱物据为己有了。乱世出英雄，暗夜出盗贼。对于现代社会，中国大多数的人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明白了一点世界大势。只要他们不管别人的死活，不管整个中国的前途，要点小聪明，施点小诡计，就能捞摸到不少的好东西。鲁迅原本也是有条件趁机捞一把的，但他非但没有捞，反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些小聪明、小把戏，戳破了不少，记录了不少。我常想，要不是有鲁迅的存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还不知道要把中国的历史描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还不知道怎样把黑的说成白的，把臭的说成香的。有了鲁迅的存在，他们再想任意地涂抹历史就有些困难了。这实际就是一个守夜人所能起到的作用。到中国人都从睡梦中醒过来，知道了中国现代社会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人们至少还可以从这个守夜人的作品里，知道那时候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把牛皮吹得大一点，我可以说是研究鲁迅的。鲁迅原本就是一个特殊的人，是和别的中国人都不一样的。所以一个研究鲁迅的，不论写什么题目，都实际是在阐述一种观念，一种与鲁迅的思想有某种联系的观念。

(本文是王富仁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一书所写序言，有删节)